

指鹿圖：我的台北

陳曉朋

藝術創作的過程如同一趟尋找聖盃的旅程，創作相簿反映出來的正是藝術家的生命脈絡。透過由地圖和地圖的概念所發展出來的作品，我追尋自己的過去，試圖定位自己現在的位置，也勘測、推測我的未來。映射（mapping）是我作品中最常見的操作暗喻，而我的創作狀態，正如同地圖所處的一種邊界位置：它同時是真實的，也是想像的；它可以是客觀的，也可以是主觀的；它可能是過去式的，也可能是未來式的；它來自已知的，也指向未知的；它可以是肯定的，也可以是不確定的；它可以是過程中的，也可以是已完成的；它可能是單向發射與接收的，也可能是雙向互動的；它具有知識內涵，也涵括情感經驗；它可以是抽象的，也可以是再現的；它是我們（人）的語言，也是世界的文字。地圖帶我去旅行，認識這個世界，而我回以由地圖所發展出來的繪畫，傳遞出的是一種圖中圖的概念，我的作品畫面指示出來的空間，是一種空間中的空間，關於它的時間，則是一種時間中的時間。

我以地圖為基礎，運用地圖具有引導方向的實用功能，帶領我去認識現有環境和已知訊息，也去探索未知領域和新的知識。「台北系列」作品呈現我的台北生活，它們不但和我所居住的地理位置有關，也和我心理的感受位置有關，它們同時和我所關注的議題有著密切的連結。這些作品不只描繪我所居住的台北地理和心理地圖，也指示出我所描繪的權力地圖（學院、畫廊、性別，以及政治）。而透過描繪的動作，我理解到自己的所在位置，也拿回對於領土、空間，以及性別的權力。如同麥卡托（Mercator）著名的世界地圖（1595），即使充滿了失真和變形，它基本上還是今日我們所使用的地圖，只是經過各種修正和調整，我們所閱讀的世界地圖，其實是一種對於這個世界的投影方法，而我所描繪的台北地圖，也是我對台北的投影方法，我也藉由它們來說明，在台北的自己如何成為今天的模樣。

「台北系列」以我的台北生活為創作對象和內容，也同樣以台北（特別是我的藝術追求與發展）為認知及理解世界的定位。我的創作不只著眼於如何描寫我的藝術追求與發展，反過來，而是把這樣的過程視為觀看的方法。我使用我的地圖資料庫做為基礎，去發現和創造視覺形象的系統意義，並以這個創作研究的過程來建立新的藝術知識，並開放結論和新的可能（不同於科學知識追求解決問題）。我不直接描繪地點（或對象）的風景，而是畫它的地圖，這樣的觀點雖然是主觀而遙遠的，可是卻也反映了一種情緒性和與地點的接觸。我不直接描繪人物，由作品中的地圖、圖表和標誌來暗示人（我）的活動，雖然我的作品總是被描述為純粹理性，甚至有點冷淡，但事實上，我所描繪出來的地點和事物，都再再揭示出人對它們的使用與社會活動。「台北系列」作品可以被定義為，一種對於視覺語言本質和再現真實之可能的創作研究。

在創作「台北系列」的過程中，我從最初利用地圖的指引地理方向和空間概念等實用性功能，做為在一個城市地點（台北）中探索、認識新環境的起點。透過創作實踐與研究，我逐漸地體會到，在整個漫長創作發展中，真正有意義的與能產生意義的，並不只是抵達地圖所指引出來的終點（作品完成），或是以多迅速的姿態抵達目的地，相反的，我理解到，和沿途中所遭遇到的人、事、物的互動，以及自己對於整個旅途過程的思考，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。我所創造的台北地圖，是關於地點、故事，以及意義的想法，它們是我在台北的生活地圖，也是我的藝術地圖。而透過描繪台北地圖，我揭露自己生存在台北的感覺，也探索與自己居住和工作的城市之間的關係，傳遞我

所觀察到的現實和心理的台北地理。在情感和意義上，四十不惑，創作這些地圖是一種檢視自己過往的回顧動作，所謂的「我的台北」，其實有很大的一部分，指著正是自己從大學以來至今的藝術追求之路，以及一路上的所見所聞。而我的立足觀點，回應了個人的生命歷程，也揭示出與現實台北城市之間的各種微妙關係。